

◆華嚴作品拾壹◆

無天
河天

華嚴

無河天 / 華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躍昇
文化出版 ; [臺北縣] 中和市 : 三友總經銷,
民80
面 ; 公分. -- (華嚴作品 ; 11)
ISBN 957-630-159-9(平裝)

857.7

8000370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華嚴作品11●

ISBN-957-630-159-9

無河天

作 者 / 華 嚴

製版印刷 /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 吳貴仁

電 話 / (02) 2233866

總經理 / 林蔚穎

總經銷 / 三友圖書公司

總策劃 / 顏崑陽

地 址 /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執行編輯 / 呂月玉

電 話 / (02) 2405600 2405707

美術編輯 / 許瓊禧

傳 真 / (02) 2409284

出版者 /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

製作部 /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初 版 / 中華民國80年11月

電 話 / (02) 7031828 7057118

傳 真 / 7024333

劃撥帳號 / 1188888-8

定 價 / 新台幣 160 元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無河天



棄貓徙遷

● 華嚴

從《智慧的燈》直到《燕雙飛》，我的書未見登上排行榜。排行榜是近年來新興的玩意兒，我不甚了解那是怎麼一回事，但銷書量和一個作家有密切的關係，那是不容我不了解的。《秋的變奏》還在連載中，來日出版是否榮登排行榜寶座屬未知。但我有自知之明，十之八九，它仍是一隻不被青睞的棄貓。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間，政治大學中文系有位從土耳其來華的名為康百世的研究生，印了一萬多份上有三十位長短篇小說作者名字的單子，分發給台大、政大、文化、輔仁、世新五校的文學院學生。請大家各圈出三位他所喜愛的作家。同年十月九日，呂光敦授帶康百世先生到我家來，給了我一張上有統計後衆人所得票數的報表。康百世說因為我甚受讀者歡迎，所以他特來看我，並和我商量希望把我的作品由他本人翻譯為土耳其文。我忘了自己當時對他說了什麼話，如果不是今天因為想查明我何時把作品交給皇冠出版社出版，而把民國五十八年的日記找出來，我則連康百世先生曾經做過那麼一樁可使我高興得永銘於心的壯舉，也忘得一乾二淨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是二十個年頭。五十八年一月，我把在聯合報及香港時報聯合連載完

畢的長篇小說《和風》交由皇冠出版社出版。連同八年前在文星書店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智慧的燈》，以及後來的《生命的樂章》、《七色橋》、《玻璃屋裡的人》一共五冊，全都交在平鑫濤先生手裡。接下去我又有十一本結集成冊的作品，也由皇冠出版社一手經營到現在。

今年九月，我決定「著十六隻」——加上《秋的變奏》成爲十七隻的棄貓搬窩，搬到由林蔚穎先生主持的躍昇出版社去。《智慧的燈》和《神仙眷屬》因皇冠方面餘書已不多，所以列第一、第二優先。之後當爲《七色橋》和《燕雙飛》。接著，按皇冠倉庫存書多寡而逐一撤退。《秋的變奏》則等候報紙上連載完畢後推出。承林先生答應傾力爲我策劃出書種種，從封面設計到印刷、紙張，……無不力求盡善盡美。如此，我的一窩野貓就像洗個澡、整理了毛髮，還在脖頸上繫了蝴蝶結，以全新形貌呈現讀者面前。如此它們是否能爲出版界新寵而登上排行榜寶座呢？我可絕對一點兒把握也沒有呀。如果它們棄貓依舊，我除了對林先生有份深深的疚歉外，別的倒也無可介意。可不是，窩囊情況由來已久，我也早已安之若素，不至於二、三十年後的今天，忽然動心起來吧！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



飯桌上，楚雨恩關懷而又憐愛的眼色看著四個女兒。剛從機場接回來的老大楚黛尼在他左手邊。右手邊是回到娘家已有個把月的老二楚愛尼。老三楚珊尼傍著大姊坐。老么楚荷尼學校裏回來晚了一步，攆著多年沒見面的大姊，在她臉上左一下右一下的親著；這時閃亮的大眼睛看著搭掛在座椅扶手上她母親的一件黑色鑲著金色亮片的毛線衣，眉心那麼一蹙：

「媽呢？」

「回來了一下子，又出去了。」楚珊尼回答。

「她答應我們晚上一定留在家裏的嘛，不是嗎？」

沒有人回答楚荷尼的問題，楚黛尼看一眼她的父親，他已經端起湯碗喝湯了。

「二妹，」大家問過楚黛尼一些問題，現在她關切的目光投向楚愛尼：「賀午南要我問替他問你，什麼時候回到美國去？」

楚愛尼還沒有回答，楚荷尼已在旁邊嚷了起來：

「大姊，『回到美國去』？什麼話？一個中國人去美國爲什麼要說回到那兒去呢？」

「得了，老么精，你又來了，」楚黛尼笑著：「這是說話上的習慣嘛，二姊二姊夫住在美國……」

「這是錯誤的說話習慣，大姊，我聽了不順耳。」楚荷尼眨著眼睛望著楚黛尼。「老么精」是她大姊給她的暱稱。回想小時候在難得見到母親的情況下受著長姊的呵護，……楚黛尼出國前後六年，也就沒有人這樣叫她；這時又聽她這一聲，心窩裏一陣溫熱，眼圈兒也發燙起來了。

「好吧，」楚黛尼笑著：「那麼就是你二姊夫……他要我問你二姊什麼時候到美國他家玩兒，現在說對了沒有，嗯？」

楚珊尼笑著。楚雨恩也微微帶笑。楚荷尼看了她二姊一眼，楚愛尼可沒覺得楚黛尼的話有什麼好笑，板著她那蒼白的臉孔，伸出手中的筷子挾了一些青菜放在飯碗裏。

「喂，愛尼，你說怎麼樣呢，我答應午南立刻給他回音哩。」

「美國不好玩兒，我還沒有決定什麼時候要去。」楚愛尼說。

「那怎麼可以呢？午南他……」

「怎麼不可以，你這下子回來都可以在家裏至少待一年。」

「我的情況不一樣，我是……」

餐廳的門被推開，進來了女工阿雪：

「大小姐，大小姐電話。」

「奇怪，我……誰會給我打電話呀？」

「大姊，八九成大姊夫從美國掛回來給你的。」楚珊尼笑嘻嘻地說：「你和二姊回來，大姊夫和二姊夫長途電話費可真有得花了。」

楚黛尼聽完電話回到客廳。楚珊尼問：

「大姊，大姊夫的電話我沒猜錯吧。」

「猜錯了。」

「那麼誰給你打的電話？」

「你問我，我正想問你哩。」

楚珊尼笑著：

「哦，王在德，他為什麼性子猴急到這種地步呢？」

「你根本就不必告訴他我回來的事。」

「誰說是我告訴他的？他自己不知道從那裏聽來的消息，然後一天到晚緊釘著我問時辰。我沒怪你他把我煩死了，你還怪我多嘴哩。」

「三小姐，三小姐你的電話。」女工阿雪又來報告。

楚珊尼啊了一聲，一脚踢開座椅跑了去。隔了兩三分鐘回到飯廳來：

「爸、大姊、二姊，對不起，我吃飽了，我有事兒，得出去了。」

「什麼事兒這麼重要，等我們大家吃好了再走不行嗎？」楚雨恩皺起了眉。

「爸，我……三四個同學在馬路邊兒上等著我哩。」

「哦？……那……那你又得到什麼時候回來呢？」

「看情形，沒有特別的節目的話，十二點鐘以前回得來。」

「昨兒晚上你也說十二點鐘以前回來，結果呢？」

楚珊尼倚在廳門邊兒上甜笑著：

「昨兒晚上情況不一樣，……而且，我是走路回來的，路上起碼花了一個半鐘頭。」

「今天晚上不可以超過十二點，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如果沒有人建議到那兒去的話。」

「有人建議你也不要參加。」

「那怎麼可以呢？爸，人家會說我裝腔，沒情調，我不去還有別人會去，結果……」

「結果怎麼樣？」

「爸，別這樣，難怪媽說你婆婆媽媽的，你想，現在是什麼時代……」

「你說現在是什麼時代？吃喝玩兒樂的時代？！」

「你自己不想吃喝玩兒……」

「你還是個學生，珊尼，你要……」

「我天天上學去，應該做的不是都做了嗎？」

「你……」

楚珊尼哈哈地笑了一陣：

「爸，你知道嗎，你是一個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就是……你心裏明白我要說你就是什麼了吧？好了，回頭見，你和大姊她們多說會兒話。我夠大了，知道照顧自己；你老人家代替媽媽管教女兒的事兒做得已經夠多啦。」

*

夜，楚黛尼走進楚愛尼房中。楚愛尼躺在床上，眼睛釘著天花板。黛尼走近去，坐在妹妹床邊緣。

「愛尼，晚上爸爸跟你說的話很有道理，你應該仔細的想一想。」

「大姊，也許，也許我們……我應該說我自己，我從小就是……自尊心過分的高，所以……」

「人……活在世界上，誰不是或多或少都會遇著不如意的事？尤其是疾病，誰能夠活著永遠不生病？夫妻如果不是同甘同苦的，又叫做什麼夫妻？」

「大姊，這些話我聽過的次數已經太多了。你絕頂聰明，為什麼也說老套的話呢？」

「我覺得你這麼做，對午南和你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我完全是爲他著想，大姊。」

「你只是拿你自己所猜想的來猜想別人吧。」

楚愛尼沒有出聲。一年前，她因右乳患癌而動了切除的手術，好不容易等得創口癒合。那一夜，夫妻倆睡在一起，……她永遠忘不了賀午南那種懼怕和「毫無心情」的表示。他的手不敢觸著她的胸，就像她的惡疾會傳染給他；或者，她身上的疤痕會使他聯想到死神。……她背過身去流著淚。想往日，往日那等恩愛的夫妻，……她無法再往下想，淚水又將忍耐不住的湧上來。

「唉，愛尼，你這是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哩。」

「大姊，午南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我不幸，他也不幸；人多半年齡大了才生癌，我的年紀實在太輕了。」

楚黛尼一時沒有話。

「我想，他的話也有道理。他年紀那麼輕，……以他的條件，正是可以享受人生的時候。如果我擋在他路上，……」

「這麼說，你們兩個人也可以算是夫妻的關係嗎？」

「大姊，你說，什麼事這年頭能夠單靠關係兩個字維持呀。」

「我……我是說你們中間有愛，有……對人生的了解，有……」

「但是，現實往往是最殘酷的：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癌症，但是它來了，我不接受也得接受。」

至於他，他沒有準備好把我的噩運當作他的，我應該原諒的。」

「但是他愛你的，你回來以後他……」

「也許你說得對，大姊。但是我更清楚一點：我想保持他對這份懷念，就得記住還給他自由；如果我把自己臭包袱樣的掛在他身上，你難道想不到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楚黛尼不知道該說什麼的嘆了一口氣。

「你不必替我擔心，大姊，我回來以後心情平靜了許多，也快樂了許多。和賀午南在一起我覺得不快樂，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使他他不快樂，我……」

「不，我認為你這樣做只是使你們兩個人……」

楚黛尼打斷她：

「大姊，我的問題暫時不必討論好不好，說些你的問題給我聽。雖然，你的問題在我看起來根本算不上一個問題。」

「那麼你是知道了，為什麼還要我說給你聽？」

「我什麼也不知道，甚至不了解，我只聽說你受不了大姊夫一天到晚『無話可說』，這點……我希望你能夠解釋給我聽。」

「聽起來我太不通情理了，是不是？也許，這些年來離開家在異地過日子，我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堅強，內心裏卻變得薄冰一樣的脆弱；我不知道怎麼的，越來越不能忍受他的作風。他一天

到晚埋頭在書本和工作當中，我不但不怪他而且十分欣賞。但是飯桌上，或者休閒的時刻他也完全像一個啞巴或者聾子，我可就像一個被困在沙漠裏，或者在大海上面漂流的孤魂了。」

「你口才那麼好，為什麼不想辦法循循善誘呢？」

「你以為我沒試過？我試過整整三年啦，我……我現在是煩了，也已經筋疲力盡了。」

「基本上他是愛你的。」

「我和他結婚的時候相信這一點，現在可就懷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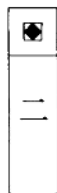
「哦？」

「你想想看，他是一個很有腦子的人，沒有腦子他那裏得來一肚子的學問？既然有腦子，他難道想不出最起碼應該用什麼態度對待他的妻子？尤其是在美國，在那種外面的世界和我們事實上毫無干係的地方？！」

「大姊，……你這次回來，不是拿教書做藉口，事實上準備和江印白分手吧？」

「我……不知道，愛尼，老實說，我不知道。我……不能夠說我已經不愛他，只是，他……他實在使我受不了了。」

「唉，大姊，做人真的很痛苦，你說是不是？」



清晨一點多鐘，楚雨恩睡在床上，楚太太高調門的連名帶姓的呼喚在一片刺目的燈光把他弄醒了。睜開眼，太太身上做客歸來的衣服還沒有換，雙手搭著膝蓋坐在她的床沿上。她的呼吸急促，胸脯也急速的一起一伏；床頭燈的綠罩子在她臉上隱約的抹著一層綠，但仍舊看得很清楚她臉上因盛怒而無法控制的扭曲的肌肉。三十多年來的經歷，楚雨恩如果不是已經麻木便是習慣妻子這副神情。……雖如此，晚上如果他稍一不慎，一場可預測其強烈程度的風暴將使得全家雞犬不寧。被臥裏坐起來，忍不住一個呵欠：

「繁珠，你又想到什麼事情啦？」

「我問你，楚雨恩，今天下午兩點多鐘你離開辦公室，整整兩三個鐘頭的時間，你是那兒去了?!……你……你又去和她幽會，呃？你以為我不知道?!」

「太太，小聲些，別把孩子們吵醒了。」

「你答話呀！」

「我去看老王，他病了，在醫院裏。」

「看一個病人費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我們談一個問題，我坐了很久。」

楚太太鼻子裏一聲嗤笑。楚雨恩又是一個呵欠：

「繫珠，你不累嗎？休息吧。」

「她前兩天給你打過電話，對不對？那個死不要臉的女人！」

「我們明天再討論什麼人死不要臉好不好？」

「她死不要臉，那個朱綠恆！你怕你的四個寶貝女兒聽見我提到她的名字，我偏偏就要大聲的提！」

「何苦來，繫珠，你又這樣的激動，回頭又睡不著覺，你這是和誰過不去？」

「難道你還關心我睡不著覺？你只愁我不死，死了你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做夫妻。……但是

你知道嗎？我一定不會死，我一定活得比你們兩個人合起來的壽命都還要長，只要我活著一天，我一定不讓你們兩個……得遂心願！」

楚雨恩緘默了一會兒：

「繫珠，我很累，明天一早還得上班去。」

「你當然累，你不累死才奇怪，和那吸血鬼的女人糾纏了一個下午。」

楚雨恩闔著眼，一口又一口的吞咽著口水。

「可惜，被吸血鬼迷住的人自己不知道遇上一名吸血鬼。她吸你的血，還吸你的錢；當你心甘情願的奉獻的時候可得記住一件事，你的錢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我鄭繁珠娘家帶來的財產！」

「你這又是一句什麼話！鄭繁珠？」楚雨恩霍的從斜靠著的姿勢坐直了身子，嚴厲的眼色迎接著妻子那兩道冷箭一般的目光。事實上這也並不是楚太太第一次故意不肯承認事實，說了「娘家財產」的話激怒他；但今天居然更進一步的牽涉到朱綠恆，使得楚雨恩又幾乎差了一步「道行」全消了。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支票簿上第四十九號的一筆款子你用到那兒去了？」

「哦？你懷疑我把那筆款子給了誰嗎？」

「是的，我十分懷疑，你給了誰呢？」

「一個朋友有急用，我借給他了。」

「傻瓜笨蛋才相信你胡說八道。」

「我的話沒有一句你聽起來不是胡說八道的，為什麼你又要和我說話呢？」

「好吧，那你告訴我，那個人到底是誰？」

「原諒我，我答應人家誰也不告訴的。」

「可不是，這是你一向騙人的慣技！」